

阅读

读写

第587期

丰子恺那样的父亲

□ 张叶

闲暇时，总要有几本心仪的“枕边书”陪着度过，丰子恺的散文便是不错的选择。我非常喜欢他笔下那些与子女相处的小故事，不仅让人看到他作为父亲对孩子的天性关爱，更让人领略到作为一位文学、艺术大家的教育智慧和慈悲善良。

丰子恺有6个孩子，还收养着一个女儿。然他从未觉得苦，而是将孩子放在心中重要的位置。他在《儿女》中说：“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：天上的神明与星辰，人间的艺术与儿童”。这让人不由想起他的好友朱自清。一样的孩子多，一样的写了篇《儿女》。同为父亲，朱先生赞赏丰子恺的为父之道：“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，真是‘蔼然仁者之言’”。

搞创作的人最需要安静，丰子恺可是难得安静。比如，有次街上来卖小鸡的，他眼见“四个孩子同时放下手中的笔，飞奔下楼”，而他留下来“扶起他们所带倒的凳子，拾起桌子上滚下去的铅笔”。孩子们闹着买小鸡，二儿子元草还哭了起来。这要是换作别的家长，难免要训斥一番，而丰子恺追将出来的情形是：“孩子们见我出来，大家回转身来包围了我”，还用“命令”的语气喊着：“买小鸡！买小鸡！”丰子恺说自己毫无养小鸡的兴趣，但是他又觉得在这寂寥的乡居，强迫孩子们和他一样“隐居”十分残忍，于是打算挑几只小鸡。他从一开始的“全无兴趣”，到“一瞬间我的心也屏绝了思路而没入在这些小动物的姿态的美中，体会了孩子们对于小鸡的热爱的心情”，这种思想与当今推崇的“蹲下来与孩子说话”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，可谓超前。

丰子恺视孩子们的语言为诗歌。他陪儿女们吃西瓜，5岁的儿子瞻瞻说：“瞻瞻吃西瓜，宝姐姐吃西瓜，软软吃西瓜，阿伟吃西瓜。”这样稚嫩的话语，常人看来，无非小孩子信口而言，丰子恺笔下却记录为：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、数学的兴趣”。3岁的阿伟，吃西瓜发出欢快的声音，他认为是“三岁的孩子的音乐表现”。有这样一位满眼里都是爱的父亲，顽童的一举一动皆是憨态可掬，做他的儿女，又怎么会成长得不自由烂漫且充满灵性呢？

丰子恺对孩子们的爱，不仅写进文章中，更留在画笔下。他为12岁的女儿丰一吟画的小像，女孩儿稚气未脱，专注地提着毛笔涂鸦，配文曰：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”；画孩子们玩过家家，文曰：“妹妹新娘子，弟弟新官人，姊姊做媒人”……这一帧帧小画，既是丰先生的艺术作品，更是记录孩子们成长足迹的珍贵礼物。

作为父亲的丰子恺，将孩子们的童稚时期视为“黄金时代”，珍视孩子们幼年任性、自私等个性。到他们逐渐“懂事”，开始谦让奉献的时候，他反而无限伤感，认为“我家将少却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幸福儿”。这份对孩子真挚的爱，为人父者皆感同身受。我记起自己豆蔻年华，某日在父亲的账本上，发现一行格格不入的小字：“丫头你能不能慢点长大！”当时不解，直至成年，体验到成人世界的劳碌不易，不禁泪盈——也许所有的父亲，都希望孩子无忧的童年长一些，再长一些。

丰子恺平日也用很多的时间来陪孩子们。他的悲悯、诙谐、和善、胸襟，如夜来春雨，无声润心田。读丰子恺的散文，亦是一次濯洗心灵、陶冶心性的过程，既可学他做家长，也可向他学做人。

(摘自2025年2月20日《人民日报》)

(●图片来自网络)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苹果与西瓜

□ 第广龙

苹果

小时候见过的苹果，大多长得小，长得丑。

虽然没有卖相，但口感独特，那是苹果本真的味道。那种味道如今似乎已经消失了，与那些云烟往事一同深藏在记忆里。

这种苹果很经放。放上半年，损失了水分，收缩成一团，满是皱纹，像老人的脸。然而那香味，一直没有消失，甚至更醇厚了。即使放在箱柜里，香味也能飘散出来，整个房间都闻得到。被父亲放在柜子里的苹果总会被我惦记着，家里兄弟多，会被谁吃了呢？

我们家搬到八盘磨后，有了一块空地，尽是石头瓦渣。父亲一天天地收拾，终于开垦出来，种了韭菜，还在地角种了两棵苹果树。

苹果树结果子时，我已经出去工作了。这一年，春节探亲回家，父亲拿出一个苹果，说树上只结了三个苹果，这个是给我留着的。我一接过来就咬了一口，咔嚓一声，那么清脆，果汁瞬间在口腔里喷溅。父亲和母亲，在一旁高兴地看着我吃。

平时，家里做饭用的是屋檐下的简易灶台。灶台窄小，若是下大雨，雨点能落到锅里；冬天冷，母亲踩着脚做饭。后来，为了盖一间伙房，韭菜不种了，苹果树也砍了。

一棵苹果树长大，得经历多少次冬去春来；一棵苹果树一旦长出果子，就能每年都结果。虽然是那么不舍，父亲还是把苹果树砍了。

西瓜

过去，西瓜摊跟前总是围着人，都知道西瓜甜，西瓜解渴，然而只是看，不买。买整个的难得遇上，买半个的都惹人羡慕，人们通常买一牙、两牙，买回去再来上几刀，变成小块，切成小块吃，吃起来感觉多。

小时候，到了夏天，我常出去疯跑，很晚了回到家，只见桌上的一块布子苦着一小块西瓜，是我留的。我吸溜吸溜就吃完了，吃得急，连西瓜籽都咽了下去。

啥时候能放开肚皮吃上一回西瓜？这是我的一个梦想。

未曾料到，全家还真放开肚皮吃了回西瓜。

那是我参加工作后。家里的院子朝向河道，当时的河道流污水，味道大，院子没个遮挡，父亲打算修个门楼子，我和当兵的弟弟各出了一份钱。收到钱，父亲看西瓜行情好，突然想拿钱生钱。父亲打听到，董志塬那边的西瓜批发价合适，倒卖上一车，能买几口袋麦子。

没想到，西瓜拉回来就开始下雨，连着下了十天。

下雨天出门的人少，加上气温降低，西瓜卖不动，都是问个价转身就走了。没有办法，降价卖，卖多少算多少；卖不出去的，拿回家自己吃，当饭吃。最后，仍有三分之一的西瓜坏了。

我知道情况后心里难过，写信说宽心话，找熟人借钱寄回去，催促父亲在入冬前找人把门楼子修了。家里的院子不能再敞着了。

(摘自2025年5月2日《光明日报》)

允许自己

□ 张亚凌

允许自己失言，承诺时可能考虑不周，但不能一错再错；允许自己犯错，犯错也是一种尝试，至少那条错误就此封死；允许自己栽跟头，过于一帆风顺容易忘乎所以，须知自大一点就是“臭”；允许自己躺平一会儿，弦绷得太紧容易断，心气太高容易累到崩溃；允许自己求而不得或被拒绝，人人都有梦想，人都在追逐，所有事都手到擒来是痴人说梦；允许自己被人讨厌，就算是金子也可能碰上视金钱如粪土的人……

这些自我允许的前提是有纠错的能力，有爬起的力量，更有不屈的心。

(摘自2025年5月18日《今晚报》)



一根丝的简单一生

□ 半文

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苇。蚕月条桑，取彼斧斸，以伐远扬，猗彼女桑。

七月鸣鶡，八月载绩。载玄载黄，我朱孔阳，为公子裳。

——国风·豳风·七月

时珍曰：蚕，孕丝虫也。丝，是桑蚕丝，一根纤细的、半透明的丝，长可达1.5公里。想象，一条小小的蚕，蜷缩在一个小小的椭圆的空间，慢慢吐丝，再吐丝，吐出一根1500米长的蚕丝。几乎乎丝迹！

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留赠他人御风寒。”在江南长大的每一个人，都熟悉这根丝，或许，穿着丝，盖着丝，还戴着丝，系着丝，挂着丝，飘着丝。绫、罗、绸、缎、绢、锦、绨，都是千根丝万根丝。当它还只是一根丝的时候，我就熟悉它。那时，我在到处找桑树，采桑叶。在它还叫蚁蚕的时候，我把采到的桑叶剪成一根一根细细的丝样，喂食。然后，它在长大，桑叶慢慢变粗，变大，变成整张。“沙沙沙”，蚕嚼桑叶的声音，如大雨落在那一个一个童年的漆黑的夜晚。

这根丝的一生，是简单的一生。从一颗卵，到蚕，到熟蚕，到蚕蛾，五十多天。吃、睡、蜕皮、吐丝。一根细细的丝，越吐越长，直到吐出一条长长的“丝绸之路”。一根丝，连接了欧亚大陆，连接了阿拉伯国家，直至全世界。所以，说到丝的时候，人说是“中国丝”。说起中国的时候，人说是“丝国”。我的祖父祖母那辈、我的父亲母亲一辈都采过桑，养过蚕。到我儿子辈，上小学，也要学养蚕。和童年时一样，我带着他到处找桑树，看一片一片桑叶变幻成一根丝。一根丝，神奇地穿越时间的河流，连接了祖辈的、父辈的、我的和儿子的童年，重叠又清晰。

现在，我租住在十五家园，边上就是杭州中国丝绸城，小区的前后左右都是丝绸交易的市场和店面，小区的围墙上画满了“一根丝的简单的一生”。被一根丝穿越，我的一生，也是简单的：出生，上学，工作，结婚，生育，一辈子，短短几十年，与一条蚕的几十年一样简单，不过喜怒哀乐。

三千年前，《诗》中这条蚕也很简单。“蚕月条桑，取彼斧斸，以伐远扬，猗彼女桑。”到了蚕月，就要修剪桑树，用斧头砍掉又高又长的枝条，采摘嫩的桑叶去喂养蚕宝宝。“蚕月”是夏历三月。三月，万物生，百花开，春意浓，蚕卵萌动，蚕很重要，一条蚕的童年，我们称它是“蚕宝宝”。一条蚕，我们称它为“家蚕”。一条蚕，是江南人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因为一条蚕连接着一根丝，一根丝连接着一匹绸一匹缎一匹锦，连接着一身衣裳。既然很重要，蚕意萌动的三月，就叫“蚕月”。以后，一听到“蚕月”，就知道蚕卵在动了，要去采桑养蚕了。一个“蚕月”，让岁月生长出了诗意。

我们的祖先总是充满诗意，称三月为“蚕月”，为“绸月”、“桃月”、“莺月”，让人一听就知道岁末深处隐藏的那些秘密。称正月为“柳月”，因为银柳插瓶。称二月是“杏月”，因有杏花盛开。三月桃月、四月槐月、五月榴月、六月荷月、七月兰月、八月桂月、九月菊月、十月芙蓉月、十一月葭月，最后一个月留给一朵腊梅，称“腊月”。穿行在四季分明鲜花盛开的古老的时光里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在不经意间流淌。我们不是在时光中老去的，我们是老在了花丛中。蚕月，是一条蚕，一根丝，是柔软的纠缠，温暖的覆盖。那是另一种花样的美好。我坐在小板凳上，看一条蚕爬上草做的山，吐丝，再吐丝，从隐隐约约到雪白如花，把自己紧紧包裹，化成蛾。

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一条白白的蚕宝宝，可以变成蛹，化成蛾。蛾会产卵，卵又会变成蚕宝宝，蚕宝宝又会吐丝，化茧。多么神奇而美好！一颗桃核可以化成一棵桃树，可以开出千万朵桃花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。多么神奇而美好！这世间有太多神奇而美好的遇见，而《诗》是这些美好的源头。

读《豳风·七月》，读到“蚕月”，想到一些美好的事物。一根丝，瞬时穿越三千年，把我和祖先们连接在了一起。

(摘自2024年5月17日《杭州日报》)

(摘自《当代》公众号)